

九七主權轉移以來北京對香港 管治策略的演變

沈 旭 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栢 齊

(中國私立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從 1997 年主權轉移至今，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歷經波折，尤其自 2019 年初開始的反送中運動，香港公民社會抗爭此起彼落，加之隔年初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市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滿和反彈與日俱增。北京方面從最初幕後操盤到推出《港區國安法》，引發全球高度關注，特別是香港的「一國兩制」會否走向終結。本文旨在探析自 1997 年主權轉移以來中國和香港的關係，首先從國際關係的脈絡審視作為「一國兩制」之國際法理基礎的《中英聯合聲明》，繼而從理論和實證層面，分析與梳理北京對港管治策略的演變，以及實施《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內部以至其國際地位的沙盤推演和影響，以期預視香港自身和中港關係的未來發展。

關鍵詞：中港關係、一國兩制、反送中運動、國家安全法

* * *

壹、引言

自 2019 年初開始的反送中運動，香港社會的公民抗爭此起彼落，加之隔年初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市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滿和反彈與日俱增。北京方面從最初在幕後操盤，到最新粉墨登場祭出《港區國安法》，^①引發全球高度關注香港的「一國兩制」會否走向終結。藉此風起雲湧之時，本文嘗試回顧和探討自 1997 年主權轉移以來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分析與梳理北京對港管治的策略演變，特別是《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內部以至其國際地位的影響，以期對當前事態作初步探索，並為香港自身和中港關係的未來發展有所啓示。

貳、在國際關係視野下重新閱讀《中英聯合聲明》

要了解 1997 年後的中港關係，必須回到最初的起點：《中英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②這份文件在國際法框架下確立香港主權移交的基礎，然而，就國際關係而言，卻定位模糊。首先，《聯合聲明》是一份「聲明」（declaration），而非「條約」（treaty）。概其原因，香港島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分別根據 1842 年的《南京條約》和 1860 年的《北京條約》，由大清帝國割讓予大英帝國，而中國以這些條約「不平等」為由拒不承認。假如中國通過另一「條約」取回香港主權，等同承認當初的「不平等條約」，並違背了香港「自古以來」屬中國領土的官方論述。於是，最後雙方為協議套上「聲明」之名。

《聯合聲明》的目的，開宗明義是「通過協商妥善地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卻迴避了英國在香港的法定角色。根據中方的「政治正確觀」，英國在香港的殖管治，從來都是非法，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根本毋須英國同意。英國沒有在《聯合聲明》提及《南京條約》，也就是默認了中國賦予的角色：在 1997 年前的過渡期，「聯合王國政府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聯合聲明》第 4 段），僅此而已。

據當時接觸中英雙方最高層的香港政壇名人、前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

註① 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電子版香港法例 2020b）。

註② 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1984）。

爵士（2001）在其回憶錄透露，在談判初期，英方一直以爲會簽訂新約《中英協定》；殊不知中國對國際法的理解大不同，根本沒有打算簽約，於是最終出現《聯合聲明》。鍾士元認爲，中方堅持使用「聲明」，就是因爲拒絕承認昔日「條約」的法律效力，以及英國在香港百多年的管治有任何法理基礎，更拒絕英國在1997年後的香港有任何角色。

一、在聯合國備份的《聯合聲明》：缺乏監督機制

當時香港的華人菁英階層對此普遍疑慮，因此英國試圖說服他們，《聯合聲明》具有國際約束力，其中一個論點，就是中英兩國已經把《聯合聲明》提交聯合國備案，因此中方必然根據《聯合聲明》行事。所謂「備案」，源於19世紀至20世紀初各國奉行秘密外交，經常由領導人私訂密約，爲免變成無頭公案導致糾紛迭起，聯合國要求會員國把一切雙邊和多邊協議提交備案。然而，備案並不具備任何監督機制，除非協議訂明聯合國的角色，或締約一方決心論證對方違約，否則第三方無從介入，越俎代庖。

只是當時英國的重點在於確保香港主權於1997年順利交接。究竟英國政府是否知道《聯合聲明》缺乏法理保障？根據英國外交部的一份解密檔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1992），1989年六四事件後，英國曾擔心出現變數，於是找來國際法專家，徵詢一旦中國在1997年前違約，英國有何反制手段，結論是幾乎甚麼也做不了：一來在這日期前，中方根本不可能「嚴重違約」，除非是提前武力收回香港；即使出現如此誇張的情況，英國也不大可能到國際法庭控告中國，^③頂多只能追討賠償。至於1997年後，一旦中國政策違反《聯合聲明》，英國可以怎麼辦，原來有另一份密件回應：那是1992年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向外相私人秘書詢問的備忘錄，然而，這份文件被列爲「機密」，要到2047年後才解封，充滿想像空間。

二、奧蘭自治的案例：國際監督與主權國自我約束並行

就國際關係而言，《聯合聲明》對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與世界各地的先例相互參照，在此列舉奧蘭群島（Aland Islands，以下簡稱：奧蘭）的案例。奧蘭是芬蘭的自治區，在香港過渡期間，曾有立法局議員專門前往考察；

註③ 提交給國際法庭的案件需要所有當事國同意才能開審。

年前筆者之一為香港某電視臺拍攝探討各地「一國兩制」的節目，亦曾前往該地並訪問其民選女總理。

在此簡略介紹奧蘭的情況。當地居民主要是瑞典裔，瑞典曾是北歐大國，而芬蘭本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所以，奧蘭就是歐洲兩大陣營，即俄羅斯與廣義西歐之間的緩衝區。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結束，奧蘭主權爭議再現，歐洲各大國同意在剛成立的國際聯盟（以下簡稱：國聯）框架下解決，^④討論內容有兩方面：（一）一戰過後，奧蘭的主權歸屬和非軍事化；（二）奧蘭日後的自治如何保障。

決定奧蘭主權劃歸芬蘭，就如決定香港主權 1997 年後屬於中國，相對簡單直接。但如何保障奧蘭在成為芬蘭領土後的自治權，如何確保島民的瑞典文化得以保存，除了依靠芬蘭政府的自我約束，國際社會決定訴諸具有國際法理地位和約束力的協議。1921 年，芬蘭、瑞典和其他周邊國家簽訂《奧蘭條約》，^⑤列明一旦奧蘭作為非軍事區的狀態被改變，各簽約國有權干預；^⑥而根據國聯的決議，國聯亦有權監督落實過程。

與此同時，對於「奧蘭自治」的內涵，國聯決議亦作出清晰釐定。當時國聯決定讓芬蘭和瑞典雙方訂立奧蘭的瑞典裔居民的自治權限，然後芬蘭將之納入其法律框架，並由國聯監督。這些條件非常清晰，例如芬蘭「內地人」不可得到奧蘭投票權、只有土生土長的奧蘭人才可擁有土地、奧蘭的單一語言是瑞典語等。《奧蘭條約》和國聯賦予的奧蘭自治體系至今已百年，依然運作良好，國際監督和制約扮演重要角色。^⑦

三、《聯合聲明》條款的語言詮釋差異

相較之下，《聯合聲明》的條款內容卻充滿「中式」色彩。例如《聯合聲明》第 3(5) 段：「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一般焦點在於「各項權利和自由」，往往忽略當中的「依法保障」，也就是日後香港特

註④ 國際聯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各國共同組成，被視為聯合國的前身。

註⑤ 全稱 Convention related to the Non-Fortification and Neutralization of the Aaland Islands，參見 League of Nations 1921。

註⑥ 也就是所有周邊國家。

註⑦ 有關奧蘭群島在芬蘭單一制下如何實現充分自治，學界有不少討論，參見 Joenniemi 2014、Hepburn 2014 和 Silverström 2008 等。

區若制定任何新法去重新界定這些自由，就算跟 1997 年前的法律定義大相逕庭、亦不符合國際普遍定義，依然是「依法」辦事，符合中方「依法」即「法治」的觀念。

又像第 3(2) 段：「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一般理解為國防和外交以外的事務都屬於特區的自治範疇，惟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中央集權觀，則可理解為國防和外交以外的自治權全由中央授予，當中的「高度」可由中央按形勢判斷而「依法」更改。

至於第 9 段：「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當中如何界定「經濟利益」、怎樣才算是「照顧」，亦是語焉不詳。

對中國而言，《聯合聲明》是為其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依法」背書，就像昔日收回威海衛和廣州灣等地，重點在於「收回主權」，在那以後的一切都是「內政」，別國不容干涉。而對英國而言，《聯合聲明》是為「體面撤出」香港，之後怎樣令「一國兩制」落實時「不變形、不走樣」，則缺乏法理和實質保障，為往後二十多年中港矛盾以及其所引發的國際關係張力埋下伏筆。

參、北京對港管治策略的演變：從「一國兩制 1.0」至「一國兩制 3.0」

姑勿論《聯合聲明》的國際法地位和效力如何薄弱，當初北京為了安定人心，提出「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以後，不實行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以「一國兩制」的框架保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並稱「一國兩制」為史無前例的偉大發明。

「一國兩制」這概念不同於西方的聯邦制（*federation* 或 *federacy*），正如北京強調乃「獨一無二」，具體表現在它的範圍和內涵的彈性：理論上，只要不是白紙黑字的「一國一制」或「港獨」，兩極之間的龐大光譜，都可理解為「一國兩制」。而就國際社會的普遍理解，則強調明文「約法三章」的凌駕性，一旦修訂憲法 / 自治法便屬於全新的遊戲規則，例如法國由「第三共和」到「第四共和」再到「第五共和」，甚至黃背心運動時有人呼籲成立「第六共和」。可是，《基本法》^⑧

註⑧ 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 1982）。

作為香港實質上的「小憲法」，^⑨卻屬於柔性憲制法律，同一條文的執行方式，可以有巨大差異。

就《基本法》條文的文本而言，中央的權力大致限於管理國防與外交事務、任命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決定特區政制改革進程等，在這些以外都屬於特區的自治範圍，亦是對「兩制」之中香港的「一制」的法理保障，這是香港公民社會的普遍觀念。然而，北京強調「一國兩制」的核心是「一國」，即「兩制」如何運行應以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大前提。自中國共產黨於 1949 年建政，領導人確立暫不「收回」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對兩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及至 1980 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主權，中方提出香港在 1997 年以後實行「一國兩制」，作為延續前述方針的策略部署。是故在落實《基本法》的過程中，北京的重點在於貫徹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當中以 2014 年 6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的闡述為代表。白皮書將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概括為五項：（一）組建特區政權機關；（二）支持指導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三）管理特區外交事務；（四）管理特區國防事務；（五）行使《憲法》^⑩和《基本法》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除了國防與外交，其餘三項——組建特區政權、支持指導施政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職權——如何實行，則大有演繹空間。回顧九七主權轉移以來，在同一個政治框架下，北京治港策略歷經一系列演進，名義上「一國兩制」維持不變，操作上旨在確保「兩制」符合「一國」的主權地位和管治權威不被挑戰。從開初「無為而治」，到往後愈發突出「操之在我」，因應情勢發展而調整具體策略，而貫徹「全面管治權」的方針始終如一，總體呈現「『一國』彰而『兩制』消」的趨勢，大致可分為如下階段：

一、一國兩制 1.0（1997～2003）

九七之初，除了成立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常駐香港處理對外事務，以及派出一定數量的駐軍負責防務，對香港事務幾乎毫無參與。北京在組建特區政權時，九七前的主要官員悉數過渡，一切「河水不犯井水」。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999 年就居港權「釋法」，亦只是應特區政府要求而為之，對於涉港事務行使權力尚算克制，

註⑨ 採用此描述只為方便理解，對「中式」主權觀而言是有點政治不正確。

註⑩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新華社 2018）。

和港英管治後期的分別只在於「換旗換督」，^①而特區行政長官（以下簡稱：特首）董建華在全中國的政治排名和實質地位，亦遠高於其後的繼任人，民間更無「港獨」聲音。可惜整個蜜月期為時短暫，特區成立不久即碰上國際金融風暴，加之房地產市場重創，科技股泡沫爆破和 SARS 等接連發生，香港社會受到嚴重衝擊，特區政府未能有效應對，經濟持續多年低迷，民怨不斷累積。直到 2003 年出現以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七一 50 萬人大遊行，北京開始憂慮管治失控，逐步調整香港政策。

二、一國兩制 1.5（2003～2012）

七一大遊行後以特區政府撤回 23 條立法告終。在往後一段時期，北京對港策略總體上仍以本地公務員為治理中堅，實行「港人（相對）治港」；取代董建華成為特首的曾蔭權更曾豪言要與中央「玩鋪勁」，^②任內取得至今最高的特首民望。在稍早的 2002 年中，特區實行主要官員政治委任制度，由特首提請北京任命的司局長不再限於公務員身分的政務官，惟初期仍以提拔自港英時期出身的政務官及傳統菁英為主。與此同時，北京在千禧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前身為新華社香港分社，以下簡稱：中聯辦）開始加強本地事務的參與，以聯繫和協調各親中組織和親建制政治力量、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為主，總體仍相對低調。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共計三次「釋法」，分別是關於終審法院提請就一宗案件的外交豁免權作解釋、董建華辭職後補選特首的任期，而最重要的一次是特區實行普選的「五部曲」，為特區政制民主進程設下程序關卡，但仍保留改革的空間。此時期中國經濟穩步發展，2003 年以後推出大陸居民到香港旅遊「自由行」以及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措施，促進香港從泡沫經濟漸次復甦，市民對北京的印象較為正面。及至 2008 年北京奧運，不用硬推國民教育，香港人的中國身分認同亦能創下新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08）。即使每年的七一遊行，港人的不滿也只是針對特區政府，北京的威望依然高企。

註① 即由「港英旗」換成「洋紫荊區旗」、由殖民地總督（港督）換成特區行政長官（特首）。

註② 意指在推動特首和立法會選舉改革問題上能有所突破。

三、一國兩制 2.0 (2012~2019.6)

及至曾蔭權任期屆滿，23 條立法仍只聞樓梯響，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至「天價」，令市民無法置業安居，民心浮動，特區政府被批評為把關國家安全議題和打擊地產霸權不力，市民不滿與日俱增，社會深層次矛盾愈顯突出。2012 年的特首換屆選舉，自草擬《基本法》時期已獲北京重用的梁振英^③擊敗傳統菁英出身的唐英年當選，主要官員中親中背景者的比例增加，可以視作北京對香港管治的一次重大路線調整，施政上強調土地問題是重中之重，希望通過在經濟方面做出成績，主打「民生」議題以爭取民意；同時提倡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及與大陸的「內交」，改變過去十多年特區政府對「一國」的相對忽視，中聯辦等涉港部門亦變得高調，屢就特區本地事務發表評論。與此同時，開始出現以群眾鬥爭手法協助施政的風氣，打著支持北京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激進建制」團體湧現，通過輿論激烈批判民主派，甚至動員衝擊民主派舉辦的遊行集會。管治路線和策略的改變，激發公民社會在不同議題上的抗爭，強調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和利益的「本土派」逐漸成為氣候。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 年的雨傘運動、2016 年的旺角黑夜衝突，都是對收緊意識形態的回應。2016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就立法會議員宣誓「釋法」，導致「本土派」議員被取消資格，標誌著北京公開直接介入本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內事務，通過「釋法」等手段「指導」特區「依法施政」。整體管治模式和 2012 年前相比，可謂天淵之別。總體而言，此時期北京主要以親疏有別的形式扶植政治新貴，以「革新」建制派的政治光譜和加速中港融合，其他手段的打壓雖已出現，仍尚未系統化。當公民社會採取溫和手段爭取的期望完全落空，「勇武」抗爭的民意漸次形成，矛盾一觸即發。

四、一國兩制 2.5 (假如《逃犯條例》修訂通過)

2019 年初特區政府突然推出《逃犯條例》修訂，引來香港社會的激烈反對聲浪，更導致連續數次超過 100 萬至 200 萬港人上街遊行（明報 2019b），以人口比例而言，冠絕全球。事件源於有關《逃犯條例》的建議修訂，令涉嫌觸犯中國法律的當事人更容易被遣送大陸受審，形同拆毀兩地之間「兩制」所最為關鍵的法制防火牆，令香港以至國際社會向來重視的一切行之有效的規章皆被殃及池魚。無論親政府的建制派如何辯解，民衆擔心「一國」層面的其他規則和潛規則加速來到香

註③ 1988 年，梁振英以 34 之齡獲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港。假如修訂通過，香港可說將進入「一國兩制 2.5」時代；而民間提出撤回條例修訂等「五大訴求」，無論內容為何，歸根究柢，反映港人對「一國兩制」未來發展的深層憂慮。

五、一國兩制3.0（2019.6～）

特區政府最終在龐大民意壓力和北京默許下「動議撤回」《逃犯條例》修訂（BBC 中文網 2019），並表示會「落區」^⑭開展對話平臺，惟民間的抗爭行動仍持續不斷。自 2019 年 6 月大型群眾運動後，香港整體形勢急轉直下，縱使「一國兩制 2.5」未成事實，一個超越「一國兩制 2.0」的威權主導、部分直接訴諸「Rule by Fear」（以恐懼為本的統治）的全新管治模式，業已全方位出現，其特徵包括：

- （一）完全依靠警隊具高度爭議性的執法，處理政治問題及異見聲音，期間出現的 721 和 831 等事件（明報 2019a; 轉角國際 2019），以及幾乎每天可見的濫「捕」及濫「暴」，^⑮甚至警察員佐級協會形容示威者為「蟑螂」等「仇恨語言」（香港 01 2019b）。
- （二）721 事件以及往後一連串事件，明顯看到黑社會介入的痕跡，不少公眾人物無故遇襲，甚至在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的「連儂牆」，^⑯也出現針對普通市民的襲擊案，相比激進抗爭者只針對象徵性物件（如打破中資銀行的玻璃），前者至今並未有any制裁，和示威者已有數千人被捕的情況不成正比，令人對社會治安和警方執法的中立性產生疑慮。
- （三）在拘捕抗爭者後，特區律政司往往以極短時間（甚至少至一天內）以暴動罪作出起訴，對其他與反送中運動相關的案件（如上述襲擊案）明顯有不同處理，連法庭檢控主任協會主席也發公開信質疑警方說謊、憂慮司法機關盲目配合會損害法治（立場新聞 2019），反映「三權合作」、「依法治港」正漸次取代香港行之已久的法治。
- （四）各行各業開始出現政治審查、秋後算帳，最明顯的例子是國泰航空，母公司備受政治壓力，不少員工被無理解僱，具體「罪名」不過是曾參加合法遊行，或在社交媒體表達對運動的同情（蘋果日報 2019）。遊行示威是《基本法》賦予的基本權利，以私人帳戶在社交媒體發言屬個人行為，國泰的先

註⑭ 意指官員到地區視察民情。

註⑮ 意指警隊大規模搜捕抗爭者及在過程中使用不對稱比例的武力。

註⑯ 由民間發起在香港各區公眾地方的牆壁，讓民眾自發以便利貼紙寫下心聲或張貼文宣。

例一開，其他行業陸續出現，人人自危，儼然「白色恐怖」。

發生反送中運動的根本原因，本是防止「一國兩制 2.5」、回到相對安穩的前 2.0 時代。弔詭的是，運動尚未落幕，卻已衍生出相比若《逃犯條例》通過後的 2.5 更令人不安的「一國兩制 3.0」。民間和政府之間矛盾和衝突，比運動開初時更為嚴重。建制派內部一些開明人士，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田北辰提出成立有法定權力、能傳召證人及查看文件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清自運動開始以來歷次事故的來龍去脈，以釋出善意和化解矛盾（香港 01 2019a）。然而，如此溫和建議非但未被採納，前述以威權主導、訴諸「Rule by Fear」的「一國兩制 3.0」卻已成爲 *fait accompli*（既成事實）。

上述自 1.0 至 3.0 的演變，旨在描述「一國兩制」在實行過程中的變化。名義上《基本法》自 1990 年頒布以來，至今並未對任何條文作正式修改。惟在操作層面，北京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調整策略，尤以對《基本法》個別條文的詮釋和執行，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歷次「釋法」、爲香港邁向全面普選設定「五部曲」關卡、扶植並非傳統菁英出身的政治新貴、中聯辦等涉港部門日益介入特區本地事務和策動親中團體作群眾鬥爭等，凡此種種，俱與香港公民社會對「一國兩制確保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認知大相逕庭，致令矛盾不斷累積，反過來卻又加深北京對管治失控的憂慮，遂更加強控制，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策略變化，表面看似「摸著石頭過河」，實則一貫以確保「兩制」符合「一國」的主權地位和管治權威不被挑戰爲經、以貫徹「全面管治權」的方針爲緯，一步步地加強介入和控制。北京對港管治策略持續收緊，部分源於中國自公元前三世紀秦朝吞併六國，取消封建體制，建立以皇權爲核心、從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單一權力體系，自始以疆域、權力和規制「定於一尊」的「大一統」政治思想成爲主流，未因辛亥革命終結帝制而衰退。而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的威權政體屬性，介入地方事務以遂行全面控制的趨向，皆使在「一國兩制」實行「高度自治」所需的分權體制和權力制衡等條件難以長期有效維持。加之香港公民社會對維護自身認同、固有制度和核心價值等自主性的追求，被北京視爲挑戰其權威，甚至視之爲外部勢力幕後策動，令雙方衝突愈益加劇，終於反送中運動白熱化。^{註 17}

註 17 「一國兩制」下國家和地方在體制和文化上的互動張力，參見孔誥烽 2014、Fung and Chan 2017、Veg 2017 等。

肆、邁向「一制」的前奏：「一國兩制4.0」

因著特區政府及其背後的北京持續強硬回應自反送中以來的群眾運動，以至在2019年11月全港區議會選舉，親政府的建制派遭逢史上最大慘敗以後，依然拒絕實質回應運動的「五大訴求」，香港自此邁入更崇尚威權、自治程度更低的「一國兩制3.0」，令大半年來的香港社會持續處於極度緊繃的對立狀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突如其來波及全球的武漢肺炎疫情，令香港出現由「一國兩制3.0」迅速邁向「一國兩制4.0」之勢，其徵狀反映在以下方面：

- 一、政府通過釋出選擇性的數據和偷換概念，在親政府媒體配合下，散布似是而非的資訊。例如武漢肺炎疫症爆發初期，社會人心惶惶，出入境數字反映為數不少的大陸民衆進入特區以避疫和尋求治療，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正在「分流」其他省市的醫療責任，擔心以香港一地的醫護資源，在這場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中極可能會超出負荷。假如政府不攔截非本地人進入特區和使用本地醫療系統，整個系統將面臨崩潰。然而，特區政府似乎顧慮到北京的反應，置輿論和民意於不顧，久久未全面封關，其應對的表現比菲律賓、越南、北韓甚至河南等省市軟弱無力，反而列舉局部統計數字，試圖說明疫情未因出入境口岸持續開放而擴大，顯示政治凌駕專業考量，官僚體系一直奉行的專業決策已然失效。
- 二、「一國兩制4.0」的打擊對象，從反送中運動的不同參與者，擴展至沒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專業人士，例如醫護人員。疫情爆發初期，前線醫護人員因上述危機而醞釀罷工，敦促政府全面封關，以免醫療系統不勝負擔。特區政府卻抨擊罷工是以病人生命為籌碼謀取自身利益，將醫護罷工與其口中的反送中運動的「黑衣暴徒」混為一談，無視支持罷工者包括大量溫和中間人士以至專業菁英。親政府媒體更稱參與罷工的人員為「黑醫」、「黑護」，利用形同文革的極端手法，令「被批鬥」對象產生恐懼，例如一名建制派的「健筆」稱醫護人員為要槍斃的「逃兵」，某位對示威者舉槍成名的「光頭警長」，更公開詛咒醫護應全體感染武漢肺炎，而他卻沒有因此被紀律處分（立場新聞2020a）。如此全方位上綱上線式的批鬥模式，日漸成為常態，令市民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
- 三、當被問及何以初時疫情不及香港的新加坡、菲律賓、越南等地，都對來自大陸的旅客或禁絕、或大幅限制，甚至大陸不同省市都有相互隔絕疫情之舉，唯獨

香港不能，特區政府以「回應世衛準則」、「不能地域歧視」作為說詞（明報 2020a），不惜醫療系統「攪炒」（拖下水，玉石俱焚）的風險，堅持不封關，反映特區政府對「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如出入境管制的自主權正逐漸消失，「兩制」的緩衝區更形削弱。

政治凌駕專業、批鬥式打擊異見、自主權的消失，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反映邁向「一國兩制 4.0」下的香港，雖未至於實行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惟就管治手法而言，已於其他省市趨於無異，長遠踏入「一國一制」不再遙不可及。

伍、Controlocracy（管控專制）：北京謀建的「新香港」

當「一國兩制 4.0」的各種徵兆陸續浮現，香港的情勢發展愈像耶魯大學教授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2019）在《暴政》一書所描繪的，從相對自由逐步走向暴政，雖未至於如其所列舉的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等的狀況，卻似已邁向在坊間有不少談論的「獨裁者 2.0」。

一、獨裁者 2.0 在香港：威權「管控專制」成形

「獨裁者 2.0」的名字延伸自威廉·道布森（William Dobson 2014）的《獨裁者的進化》一書，講述俄羅斯總統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中國亦普遍被視為屬同一類型，牛津大學學者史坦·林根（Stein Ringen 2016）認為普通的 autocracy（專制）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以闡釋中國的「管控專制」。

「管控專制」模式最「成功」之處，是政權不用親自下令每一步怎樣做，只要通過監控部門製造無所不在的白色恐怖，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監視、自我審查，以免付出「政治不正確」的沉重代價，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表面上，中國大陸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粉絲群組織起來，政治壓力自會接踵而至。

在 *Controlocracy* 模式下，政權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久而久之，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追求思想自由與多元共融的「大義」。

二、從「沒有民主，仍有自由」到「既無民主，亦無自由」

當北京聲稱要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同一個 *Controlocracy* 模式，在 2019 年 6 月反送中運動全面爆發以後，著力從大陸延伸至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2019）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香港確實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然而，1997 年前的香港，至少在 67 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正自由。現今不少香港人，在他們的讀書時代，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⑧亦間有提出其他概念者，^⑨至於支持實行民主政制的，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不少人一邊支持民主運動，一邊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這邊辦六四晚會，那邊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英國治下的香港盡量維持各種勢力和階層利益均霽，在相當長時間內有效維持相對多元開放和管治平衡。

可是，為貫徹「全面管治權」的指導思想，配合 *Controlocracy* 的管治策略，非但前述「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遙不可及，甚至既有的自由空間亦大幅壓縮，連「免於恐懼的自由」亦已然失去，這些都是 67 暴動之後的香港前所未見。

三、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管控專制」的精髓

Controlocracy 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從根本經濟狀態打壓。例如在教育界，即使參與合法遊行示威的老師，也會被放上所謂「暴徒網」起底；^⑩在私人社交媒體和朋友分享意見，也會遭受處分；然後由辦學團體和政府施壓，令該老師不獲續

註⑧ 這裡指的是中國。

註⑨ 例如香港人口到了一定數量可自決前途，縱使類似看法較為鮮見。

註⑩ 意指被公開揭露個人資料。

約和續牌，更成為 Controlocracy 的王牌。不只教育工作者，參與示威集會的公務員和合法罷工的醫護人員也都適用，更擴及以大陸市場為主的商業機構，無論是國泰航空還是港資外資銀行、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結果是《基本法》明文賦予的各種權利，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香港是中產社會，稅率低而房價高，生活指數驚人，對穩定工作和私人物業的依戀，比任何地方都要嚴重，更助長這種不敢言、不敢行的恐懼迅速成為常態。

Controlocracy 的另一個特徵，也是針對人性對穩定的根本依戀：昔日香港人普遍追求安居樂業，「上岸享福」，一旦衣食無虞，往往能暢所欲言，這有賴於香港普通法制度所長期形成和建立的法治環境。相對而言，在中國大陸，往往會以「國家安全」之名，或類似「洗黑錢」、「金融反恐」一類罪狀，即可凍結銀行戶口。這對香港來說本是匪夷所思，皆因任何法律體系雖然都有備而不用非常條文，但在崇尚法治的香港，使用這些條文的門檻十分高，執法部門一般來說亦非常克制，如此「可預期性」令外國的個人和機構放心來港從事業務，亦令香港得以成為在國際社會享有信譽的仲裁中心。然而，一旦掌權柄者隨意引用條文「依法辦事」，令法治環境變得不確定，逼使外人和外資為規避風險而離開。即使毋須擔心經濟的人，包括富有的上位者、或工作彈性的 slasher（斜棟人），^①只要政治不正確，亦隨時可能面對經濟封鎖。無論是否有能力將資產轉移至海外，動輒得咎的陰影必然令人倍加謹言慎行。

Controlocracy 的主體行動者不一定是政府，通常包括一眾「白手套」。^②例如在俄羅斯，普京永遠「偉大、光明、正確」，異見人士面對的毆打、滋擾乃至暗殺，都是種種地下勢力所為，表面上一律與政府無關。在互聯網時代，這種代理人模式更是淋漓盡致，骨子裡依舊是群眾鬥群眾公式，只是平臺從大字報變成微博、微信，早前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2018）的文章稱之為「大數據極權主義」和「微信恐怖主義」。有了這兩大武器，任何稍微偏離政府主旋律的言行，都會被拿到網上批鬥。由於網絡影響無遠弗屆，後果比單單失去某種工作或金錢更為嚴重，對個人私隱更是完全無視，這也是香港建制派中的「深藍」陣營^③公然發起「暴徒網」建立「檔案庫」的原因。資訊科技在自由社會，會成為促進公民社會、思想解鎖的

註① 意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分的自由工作者。

註② 意指代理人。

註③ 在香港，親政府的建制派陣營和非建制派一般以藍色及黃色作為各自象徵，「深藍」泛指建制派陣營中極端保守激進者。

裝備，但在 Controlocracy，卻往往能成為進一步限制思想和言行的潛在有效工具。簡而言之，訴諸傳統與科技手段雙管齊下，形塑人人自危的氛圍，繼而服從權威，正是「管控專制」之目的所在。

陸、Chaos Theory（混沌理論）：北京推行「全面鬥爭、全面焦土」策略及其限制

反送中運動促使「一國兩制」加速向「一國兩制 4.0」傾斜，在移植 Controlocracy 模式的同時，特區政府及其背後的北京配合「全面鬥爭、全面焦土」的戰略，務求全面遂行和鞏固對港的「管控專制」。和過去的策略不同，以往的「政治任務」，都是一件一件地完成，目標單一，結果形成一場接一場的攻防戰：2003 年《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2012 年推行國民教育、2019 年《逃犯條例》修訂等，都以特區政府撤回草案收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b; 明報 2012; BBC 中文網 2019）。大概北京對情勢發展已失耐性，且擔心管治失控，改為全方位、全天候式的部署，對親政府陣營作總動員，同一時間開啓「港臺線」、「歷史線」、「通識線」、「網媒線」、「醫護線」、「黃店線」、「限聚線」、「反恐線」、「濫捕線」、「公務員線」等不同課題的戰線，^④目標鋪天蓋地，囊括全港各領域。就純戰略角度而言，戰線無限伸延會消耗大量資源，且會分散注意力和模糊焦點，令效果互相抵銷，往往事倍功半。如今反其道而行，表面看似雜亂無章，若從 Chaos Theory（混沌理論）的觀點切入，則會發現這種「全面鬥爭、全面焦土」策略有其特定方法和目標，其中以建制派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為代表。

一、「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建制陣營的全方位出擊

「大聯盟」作為由北京授意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大臺」，表面上網羅建制陣營大小派別，各路菁英領袖冠蓋雲集，而在社區進行實際活動的，則主要是地區或社團基層的「嘍囉」。^⑤這些嘍囉之間的內部分工清晰，根據前述的「線」（領域）

註④ 意指香港電臺作為公營媒體的定位、中學會考文憑試歷史科考題、中學通識科存續、網絡媒體採訪權、醫護人員罷工、支持民主派或抗爭者的商店和餐館（泛稱：黃店）、防疫限聚令、以反恐為名打擊抗爭行動、大規模搜捕示威者、公務員政治中立等爭議。

註⑤ 意指不入流的散兵游勇。

來劃分。每一條「線」都要「跑數」（追指標），先定下鬥爭目標，找出打擊對象予以批鬥，以能得到多少媒體報導（曝光率）、打倒多少對手作為衡量「業績」的 KPI。^⑥由於每一條「線」都是「單線運作」，各條戰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由是觀之，看似雜亂無章的「全面鬥爭、全面焦土」，實際是建制陣營利用手握龐大資源的優勢，同時支援不同戰線進擊，發動「港式文革 2.0」遍地開花。在過程中，各戰線的「線頭」（負責人）為著自身與成員的利益和前途，又存在相互競爭，導致手法愈趨於「左」，令建制派整體「何君堯化」。^⑦

整場「港式文革 2.0」的目標，固然是清洗港英時代的「舊香港」餘緒，無論是傳統菁英、既得利益集團，還是作為抗爭主力的學生和新生代，一律成為改造和批鬥的對象。與此同時，這個「攪炒」策略亦導致建制派內部的「清洗」，在這場「革命」中缺乏表現或「敵我矛盾覺悟」薄弱者，勢必邊緣化甚至出局，令相對溫和的「淺藍」亦須爭相表現「左」的一面，以求政治正確和自保。

二、「全面鬥爭、全面焦土」策略的限制：公民社會的反制

北京和建制陣營的「攪炒」策略，企圖以全方位進擊「一次性」解決鬥爭對象，以加強管控和重奪政策議題的主導權。然而，縱使香港缺乏監督制衡的民主體制，長期自由和法治環境所培育出來的公民社會，仍在各方面制約「港式文革 2.0」的效力。其一來自及繼承自港英時代的官僚體系，崇尚法理和程序公義以及專業決策，對於政治掛帥的措施，或會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藉由固有行政程序予以過濾和抵銷。從香港電臺爭議中，廣播處長梁家榮堅持節目編輯自主的案例可見（明報 2020c），官僚體系起了一定程度的制約作用。

其二是民間社會的自助自救。「港式文革 2.0」原意是以全方位施壓，製造寒蟬效應，然而卻促使抗爭運動趨向多元分散和國際化，並謀求從社會各領域的既有體制脫鉤，減少對建制資源的依賴，從而確立和發展自主性。例如建制派欲大幅改動教育政策和科目內容，學生和家長自然會尋求中學文憑試以外其他獲國際承認的學歷認證；當香港電臺和其他主流媒體因政治壓力而自我審查，促使網絡新媒體雨後春筍；網絡購物平臺與「黃色經濟圈」的出現導致消費模式的轉變，同時減少傳統經營模式受地產霸權和高租金成本的限制；對社交平臺言論的打壓，令溫和反對聲音變得沉默，卻令激進言論在社交媒體演算法下更為放大，甚至主導抗爭立場。

註⑥ KPI 全稱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即關鍵績效指標。

註⑦ 何君堯為現任立法會議員，在建制派中以好勇鬥狠聞名。

凡此種種，俱是香港公民社會（相對於大陸）的特定環境所營造，令北京和建制陣營無法全面取締。

上述「全面鬥爭、全面焦土」策略猶如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使掌權者和民間的對抗白熱化，惟既有體制和公民社會的制約，令情勢處於膠著狀態，致使北京祭出更嚴厲和強硬的手段來應對，並以重新演繹《基本法》第22條和第23條來提供「依法」直接介入特區事務的法理基礎。

柒、「一國」的無限延伸：現行香港法律中「國家／中央」的定義及其影響

2017年的特首選舉，候選人之一的前高等法院法官胡國興提出應為《基本法》第22條立法，以規範中央和各省市就特區事務的活動和權限（星島日報2017），當時雖引起一些討論，但並未引起太大注意。《基本法》第22條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1997年以來先後有解放軍駐港部隊（以下簡稱：駐軍）、外交部特派員公署以及中聯辦等三個機構在特區設立，此外還有在北京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下簡稱：港澳辦）負責對港事務協調。不論民間社會還是法律界一直認為上述機構受《基本法》第22條約束，過往亦獲得特區政府的回應確認。然而，隨著「兩辦」（港澳辦和中聯辦）於2020年4月先後聲明自身不受第22條約束（明報2020e），社會上下才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如夢初醒。究竟第22條包含的機構有哪些？現時確實如「胡官」⁸⁸所指沒有專門的本地法例，但亦非完全無跡可尋。通過審視現行香港本地法律中對「國家／中央」等概念的定義，從中可以看到「一國」

註⁸⁸ 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前副庭長胡國興。

在法理上所觸及的範圍有多廣多深。

有關「兩辦」是否受《基本法》第 22 條約束，其中一個爭議是如何理解「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根據中國《憲法》第 85 條，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依此推論，《基本法》中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條文，都應是指國務院，惟在某些情況下並非如此。例如《基本法》第 14 條提到「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特區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由於國務院轄下的國防部只負責軍事行政工作（如編制預算、國防教育、科研生產、退伍軍人安置等），這條所指的「中央人民政府」並非國務院，而是實際統轄和指揮解放軍（包括駐軍）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軍委）。為因應在不同範疇下對「國家／中央」的詮釋，特別是九七主權轉移後需要更新原有用語（女皇陛下、皇室、英國政府、國務大臣等）的指涉對象，在 1998 年通過《法律適應化修改（釋義條文）條例》（1998 年第 26 號條例），對香港法例第 1 章《釋義及通則條例》作出相應修訂（電子版香港法例 2017），其中第 3 條「詞語和詞句的釋義」將「國家」定義為五項，包括：

- 一、國家主席
- 二、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
- 三、根據《基本法》代「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相關職能的「附屬機關」
- 四、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職能的「中央當局」
- 五、代「中央當局」負責行使相關職能的「附屬機關」

上述首兩項都不難理解，第三項「中央人民政府」的「附屬機關」，一般理解為中央在特區設立的三個機關，即中聯辦、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和駐軍，它們都在《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 條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列出。當然「中央人民政府」的「附屬機關」沒有指明必然在特區設立，因此港澳辦亦應屬此列。由於條例中沒有其他條文或附表列明還有哪些「附屬機關」，理論上國務院轄下的所有部門（如國安部、公安部，甚至教育部、商務部等）都可視為其「附屬機關」，其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同樣的模糊情況出現在第四及五項，將「中央人民政府」延伸至負責行使其職能的「中央當局」，則國務院以外的所有國家機關，如全國人大、中央軍委、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政協）等，是否都一概而論？如是的話，這些「中央當局」的「附屬機關」也將理所當然地悉數列入？事實上，當特區政府於 1998 年將法例草案提

交當時的臨時立法會審議之時，已曾有議員提出相關疑問，其時官方亦未能具體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 1998）。更有甚者，《憲法》的序言和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則黨中央的機構（如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國家安全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對外聯絡部等）又應否包括在內？

縱使《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2(2) 條規定，條例對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當局」以及其「附屬機關」在內的「國家」機構具約束力，第 66(1) 條同時又寫明除非另有規定，否則任何本地法例「在一切情況下均不影響『國家』的權利，對『國家』亦不具約束力。」這項條款應如何跟《基本法》第 22 條相互理解？會否成為任何「國家」機構的「免死金牌」？「中央當局」和「附屬機關」又是由誰來定義？如果有人就這些條款到香港法院尋求司法覆核，必然會因涉及中央特區關係而須「依法」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後者藉機以「釋法」來明文規定「兩辦」作為「中央化身」的地位和權力，亦不無可能。可以想見，北京通過對《基本法》第 22 條的重新詮釋，「一國」從暗到明，由「兩辦」擴展到任何「中央當局」及其「附屬機關」，權力之手無限伸延至各個領域，同時顯示北京對特區政府能否貫徹其意志已不再具有信心，決定從幕後走到臺前，務求實現「全面管治」。

捌、從《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到擴大演繹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當重新演繹《基本法》第 22 條確立「國家 / 中央」機構直接介入特區事務的法理地位，重行啓動 23 條立法則是為遂行「國家 /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提供「依法施政」的依據。《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特區政府曾據此於 2003 年向立法會提交《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a），適逢香港於金融風暴後經歷多年持續經濟低迷，當年初的

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令情況雪上加霜，社會對政府施政的不滿爆發，加上對有關立法的憂慮，導致 7 月 1 日出現 50 萬人遊行的震撼場面，逼使特區政府撤回草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b），自此 23 條立法一直處於冷凍狀態（BBC 中文網 2020）。2020 年 4 月和 5 月間，官方突然表示將重推 23 條立法，有關言論緊接上述「兩辦」聲明而來，明顯是針對反送中運動後的新形勢而「亮劍」，來勢洶洶，引起坊間各派爭論，有的表示要盡一切辦法阻止，另一些則說立法與否都照樣會抗爭下去，而建制派則為立法搖旗吶喊，令社會對立氣氛更為嚴重。

其實一直為人所忽略的是，《基本法》第 23 條所提到的各種「國家安全罪行」，現行香港本地法律早已有所規定，其中一些如「煽惑罪」經已引用對反送中運動抗爭者作出檢控。上述 2003 年立法諮詢時亦已講明，會將大部分相關的現行法律納入擬議的《國家安全條例》，這些罪行包括：

一、叛國：《刑事罪行條例》中各種「叛逆罪」和「叛逆性質的罪行」，^② 普通法的「隱匿叛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2b）和「有代價地對叛逆罪不予檢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2a）等。

二、煽動叛亂：《刑事罪行條例》中各種「煽動意圖」、「煽動行爲」、「煽動刊物」等^③。

三、分裂國家：上述叛逆罪中的「對國家發動戰爭」、「鼓動外國入侵」、「協助外敵」等^④。

四、顛覆中央：同上。

五、竊取國家機密：《官方機密條例》中的「諜報活動」和「非法使用或披露受保護資料」等^⑤。

六、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在特區進行政治活動：《社團條例》有關禁制社團運作和制裁非法社團等規定^⑥。

七、禁止特區政治性組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聯繫：《社團條例》的相關規定^⑦。

當官方重啓 23 條立法言論一出，已有評論指以當前香港內部的政治氣氛和立法會的情況，幾乎不可能在立法會換屆前完成本地立法，北京可能會因此直接將大

註② 詳見《刑事罪行條例》第 I 部「叛逆」（電子版香港法例 2017a）。

註③ 詳見《刑事罪行條例》第 II 部第 9 至 14 條（電子版香港法例 2017a）。

註④ 詳見《刑事罪行條例》第 I 部「叛逆」（電子版香港法例 2017a）。

註⑤ 詳見《官方機密條例》第 II 部「間諜活動」及第 III 部「非法披露」（電子版香港法例 1997）。

註⑥ 詳見《社團條例》的相關條文（電子版香港法例 2018）。

註⑦ 同前。

陸實行的《國家安全法》加進《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區實施，法理上的確是絕對可以如此。《基本法》第 18(3) 條規定「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只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延伸解釋「其他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理論上任何大陸現行的「全國性法律」都可以加進去，還不用說第 18(4) 條的「殺手鐮」，即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藉由宣布戰爭或緊急狀態而引入更多「全國性法律」，觀乎中港關係的發展，未來亦非不可能。

不單只《國家安全法》，還有不少「全國性法律」可藉由延伸解釋「國家安全」加進「附件三」，筆者之一曾嘗試整理一份清單，粗略估計至少包括《國家情報法》、《集會遊行示威法》、《戒嚴法》、《反分裂國家法》、《海關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監察法》、《密碼法》、《引渡法》、《檔案法》、《立法法》、《軍事設施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還有《刑法》、《行政處罰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部分條文，範圍之廣，影響之深，難以估量。

至於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如何在香港實施，根據《基本法》第 18(2) 條分為直接頒布或通過本地立法施行。現時「附件三」有 13 部「全國性法律」，當中有 9 部由歷任特首通過《憲報》直接頒布施行，都是宣示性或原則性的法律：

- 一、《關於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
- 二、《關於國慶日的決議》
- 三、《關於領海的聲明》
- 四、《國籍法》
- 五、《特區駐軍法》
- 六、《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 七、《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
- 八、《領海及毗連區法》
- 九、《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

另有三部涉及具體實務操作和罰則，通過本地立法實施：

- 一、《國旗法》——特區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
- 二、《國徽法》——特區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
- 三、《國歌法》——特區制定《國歌條例》

還有一部《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按道理應同樣需要由特首直接頒布或通過本地立法施行，惟自 2005 年加進「附件三」至今，好像仍未提交條例草案，在「電子版香港法例」網站亦未見有直接頒布施行的相關《憲報》公布，以致其法理情況不明。

除了「附件三」，其實自 1990 年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到現在，這些年來北京就香港事務所作的各種「解釋」和「決定」等「憲制類及其他文件」亦不在少數（電子版香港法例 2020a），涉及如特區邊界、《國籍法》在特區實施、居港權、政制改革、深圳灣和西九龍出入境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等範疇，甚至當年是先有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第 31 條成立特區的「決定」，然後才通過《基本法》，「兩制」法理基礎之隨意和薄弱，可見一斑。2020 年 5 月 28 日最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新華網 2020），就是北京背後授意全國人大，以「決定」的形式在《基本法》內外延伸加設「國安」法律和行政機制。由於《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理論上它所作出的所有處置皆為合法，就算有違憲的嫌疑，亦無任何機制能作出制衡和糾正，這與香港實行普通法體系的違憲審查權互不相容，反映在「一國」凌駕「兩制」之下，《基本法》的各種機制和保障可隨時被重新詮釋，以符合當權者的政治需要。

玖、《港區國安法》：北京眼中的「二次回歸」及其策略部署

這次北京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以「全國性法律」的形式直接放進《基本法》附件三實施，令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譁然。其實從邁向「一國兩制 4.0」、實行「全面鬥爭、全面焦土」策略、到重新演繹《基本法》第 22 條和第 23 條，早前各種跡象並不少，前述各部分嘗試從混沌的情勢中梳理出其脈絡和演進過程。從《港區國安法》的定位，顯示北京將貫徹「全面管治權」提升到「二次回歸」的高度。自反送中運動至今，事情仍在不斷變化，在此嘗試整理北京的大致策略部署，以作初步探索：

一、國際關係現實主義brinkmanship（邊緣政策）的展現

近年北京在外交領域，處處全方位出擊，無論是所謂「戰狼外交」、還是《港

區國安法》，都是現實主義 brinkmanship 的展現，基於總體利益盤算，銳實力和軟實力交替運用，將自身謀圖推向極致。就像解放軍於南海填海造島，無論國際怎樣譴責，只要沒有實際行動阻止，就能製造擴張占領的既成事實。

武漢肺炎疫情似乎為強勢解決香港問題提供理想時機，北京或會研判西方國家受疫情影響，亟需恢復經濟，急切需求中國的資金和市場，因此不會貿然在香港問題上動真格。作為過去二十年全球化的大贏家，中國的龐大經濟體對於各國來說，依然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北京某程度上與各國商貿菁英階層結成「命運共同體」。縱使反華逐漸成為國際潮流，這些菁英為了自身利益，仍不難拉攏或妥協。在價值觀主導的新生代掌權前，仍舊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北京深信各國商界只關心實利，雖擔心《港區國安法》會否波及自己，只要北京在關鍵時刻以大額合同便可「收買」。

在國際政治層面，主要視乎前宗主國英國以及美國的態度。英國雖最有資格就香港問題發聲，北京深信其國力今不如昔，且會以商業利益為重，不會高姿態就《聯合聲明》作出申訴，甚或會以部署中資企業從美國轉移至英國作為誘因，謀圖分化西方陣營。至於美國，適值 2020 年末總統大選在即，在中美對立的大格局下，朝野爭相打反華牌，自是北京意料之中。只是雙邊關係所涉及的利益既深且廣，北京判斷美方就香港和新疆等問題，應只會祭出較為次要的制裁措施，例如制裁個別次級官員（如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基於利益計算，不會作出全面制裁。即使美國真的大力制裁，按照國際博弈的遊戲規則，往往可以其他課題或利益作為交換籌碼，例如冷戰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美國以撤回在土耳其的導彈，換取蘇聯妥協。從北京看來，香港問題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可在其他議題上稍作讓步，繼而以《港區國安法》遂行「二次回歸」的戰略謀圖。

二、對香港各大政治陣營的針對性部署

在本地層面，北京基本戰略是不讓 2003 年反 23 條立法和 2019 年《逃犯條例》修訂的議會攻防戰出現，以免溫和建制派因顧忌選票而倒戈。從歷屆選舉可見，非建制派的基本盤約六成（葉兆輝、黃朗軒、閉清瑜 2020），若加上親建制陣營中的「淺藍」倒戈，民意將出現壓倒性逆轉，北京正盡力確保不再出現此情況。「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涵蓋全體建制派的非常規格（明報 2020d），就是確保陣營內部在此關鍵時刻「站對邊」。以往建制派撐 23 條立法和逃犯條例修訂時，因民意反彈，都視之為苦差，這次北京雷厲風行推出《港區國安法》，同時以龐大資源授意

建制各派全方位出擊，基於政治正確和利益自保，都會「團結一致」採取強硬路線，比以往更為積極。

面對廣義「泛黃」非建制抗爭陣營，北京的策略是以「攪炒派」劃一標籤，繼而以「國際制裁會導致經濟攪炒」的風險作分化，令政治光譜靠近中間的溫和「淺藍」和「淺黃」市民歸邊，孤立激進派。北京明白抗爭陣營以「反國安法、支持五大訴求、拒絕暴力、拒絕攪炒」作為中間路線，在市民當中有一定支持度，擔心前述「淺藍」和「淺黃」會與激進派合流，可能招致建制派於 2020 年 9 月立法會選舉再次大敗。因此，北京樂見非建制派陣營內部因訴求差異而互相傾軋，自然瓦解。

香港社會一貫以選舉和遊行作為彰顯民意的方式。在一連串收緊措施下，和平遊行申請獲批愈見困難，加上參與遊行可能會被「深藍」起底，且被無差別標籤為「港獨」，令溫和支持者裹足不前，難以再現 200 萬人遊行的盛況，使抗爭運動的聲勢大打折扣。而昔日運動成功，社交媒體功不可沒，北京就此作出針對性部署，例如對公務員作社交媒體審查，並通過國泰航空、通識老師等案例（蘋果日報 2019l; 香港 01 2020），令各行各業的親建制派都「自發」以同一方式管理員工的網上活動，即使在私人空間表態，也有大數據監控的無形壓力；反送中運動時期「千帆並舉」的社交媒體聯署，可能已成絕唱。

三、《港區國安法》掀開全方位打壓的序幕

有組織的抗爭一旦瓦解，缺乏 critical mass（群聚效應）大規模支援，激進力量感到成為代罪羔羊的焦慮，訴諸激進行為的誘因更大，可能會以「一了百了」心態直接訴諸「港獨」口號。在《港區國安法》制定過程中，北京不斷強調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文宣甚至把反送中與顏色革命、911 襲擊、伊斯蘭國 ISIS 等相提並論，正是以此定性，和處理 1959 年西藏「騷亂」的手段相似。當中最令人意外的，在於北京的國安機關直接設立駐港機構，從以往低調活動，搖身一變正式掛牌，必然導致管治手段改變，以及建制陣營利益再分配。以國安和反恐之名「依法」打擊抗爭運動，相信是未來一段時間的主旋律。特區政府對本地事務已明顯喪失自主權，而北京重新演繹《基本法》第 22 條，管治權主客易位已然明顯。

其實，在《港區國安法》來臨前，不同範疇的全方位打壓早已浮現。對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明報 2020b）、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立場新聞 2020b）、香港電臺《頭條新聞》節目（林祖偉 2020）、「黃色經濟圈」（黎蝸藤

2019) 等的批鬥，不讓任何範疇置身風眼之外。如此訴諸「全民被運動」，用以制衡以往反 23 條的全民運動之餘，同時將實質終結「一國兩制」的謀圖，提升至民族主義高度，以香港新一代缺乏國家認同為說詞，訴諸「雷霆手段」「拯救」下一代香港人，打壓和終結香港的本土認同。

如此祭出民族主義的大旗，亦為北京以煽動民粹遂行政治目的之慣技。武漢肺炎疫情過後，中國經濟的隱憂漸次浮現。北京動員全國民意強烈支持《港區國安法》，除了是瓦解特區抗爭力量的策略，亦是藉以民族主義轉移國內問題的視線，將各種問題歸因於空泛的國家安全。大陸網絡平臺對反送中運動的抹黑比早期更為「進取」；特區政府將 721 事件歸咎有人「濫用 999」（緊急救助電話）（眾新聞 2020），明顯是為了配合「後真相」時代的「大內宣」，^⑤配合北京「抗疫成功」的「大外宣」，^⑥以民族主義進一步鞏固自身統治的聲勢，甚至強調「一（個中）國」的「二次回歸」，在一定程度上為北京「解決」臺灣問題提供「合法性」，暗示統一在望，同時有助提升領導人的內部威望，以收「一石多鳥」之效。

綜合以上部署，北京相信足以在香港社會瀰漫無力感，而根據毛澤東的矛盾論，從來都是一手軟、一手硬。只要國際社會反彈有限、《港區國安法》訂立初時應用克制、只拘控個別（幾乎已事先公告的）人士，令一般人覺得與己無關，房價、股價不跌，香港的「二次回歸」，就此大功告成。

拾、香港特殊地位及其與中國和國際的命運連結

以上回顧和分析了自 1997 年主權轉移以來北京對港管治的策略演變。總體來說，香港從「一國兩制」長遠邁向「一國一制」靠攏之勢已漸次形成。本文刊登之時，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於同日晚上實施，北京派駐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亦隨即掛牌運作（東方日報 2020）。未來情勢如何發展？會否進一步收緊自由？立法會選舉會否無限期延後？如上所述，現行香港本地法律已有足夠條文讓當權者「依法」收緊控制，推出《港區國安法》，本質上是進一步對香港社會內部宣示國家主權和管治權威。現在北京趁歐美各國忙於處理武漢肺炎疫情而無暇兼

註⑤ 意指北京以國內人民為對象的大規模宣傳策略。

註⑥ 意指北京以國際社會為對象的大規模宣傳策略。

顧，加緊推出《港區國安法》，再次印證香港命運與國際政治密不可分。只是北京或許沒料到，各國的反應遠比原先設想的強烈，甚至已頒布制裁措施，如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是自六四事件以來最緊張的時期。面對內外交困，北京在可見將來策動「武力走出去」的沙盤推演，或會在「四海」³⁷製造疑似武裝衝突的事端，既可轉移國內社會矛盾和經濟持續惡化的視線，藉此遂行各種目的，亦不無可能。

就香港而言，一旦北京宣布進入戰爭或緊急狀態，或只作備戰姿態而毋須真打，全國人大常委會更可「名正言順」將一系列「全國性法律」直接列入「附件三」在特區實施，同時可引用《港區國安法》，以「通敵」為名大規模搜捕「黃營」領袖及其支持者，再以香港隨時會成為敵國攻擊目標為由（不一定是動刀動槍，而是金融戰或網絡戰等），引入更多「全國性法律」，嚴格控管金融市場、網絡通訊、媒體廣播、社團工會等，進一步鞏固「全面管治權」。倘若如此，將真正標誌著「一國兩制」的結束，23 條本地立法、立法會議席過半、「兩辦」干預等議題，都將成明日黃花。無論如何，香港因國際地緣政治而崛起，以眼下國內外的情勢發展，未來若因地緣政治而終結，只能道「其庶幾乎」。本文綜合梳理二十多年來北京治港策略的演變和特點，適值《港區國安法》正式公布和實施，其後續發展以及對中港關係的影響，仍有待觀察。香港公民社會如何在日益收縮的政治和言論空間中，盡力維護自身的核心價值和獨特性，如水般發揮香港人的韌性，在夾縫中求存，拭目以待。

* * *

（收件：109 年 7 月 30 日，接受：110 年 1 月 26 日）

註³⁷ 意指臺海、南海、東海以及黃海。

The Evolution of Beijing's Governance Strategy Towards Hong Kong Since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n 1997

Xu-hui Shen

Vis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kchai D. Wicaksono

PhD Candidat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Abstract

Since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n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has been experiencing various ups and downs, especially since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that began in early 2019. The struggles of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broke out one after another. In addition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that happened early 2020, dissatisfaction and backlash against the Central and HKSAR Governments were increasing on a daily basis. From exerting control behind-the-scenes at the beginning to introducing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ijing has aroused widespread global concern, especially whether Hong Ko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ould come to an end.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since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n 1997. It first examines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hich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om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n it analyzes and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Beijing’s governance strategy towards Hong Kong from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as well as describe the scenarios and the impact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Hong Kong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fter its implementation. The article closes with a view to looking ahea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Keywords: China-Hong Kong Relation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National Security Law

參考文獻

- BBC中文網，2019，〈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例：眾口難調之舉〉，<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591650>，查閱時間：2020/11/22。BBC Chinese. 2019. “Lin Zheng Yue’e chehui *Taofan tiaoli* xiuli: Zhongkou nantiao zhiju” [Carrie Lam Withdrew the Amendments to the *Extradiction Ordinance*: A Move That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o Everyone’s Satisfac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BBC中文網，2020，〈國安法：回看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曾經引發的重大爭議〉，<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3080438>，查閱時間：2020/11/22。BBC Chinese. 2020. “Guoanfa: huikan xianggang jibenfa 23 tiao lifa cengjing yinfa de zhongda zhengyi” [National Security Law: Looking Back at the Major Controversies That Had Been Triggered by the Legislation of Article 23 of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Accessed on 22 November 2020).
- 孔誥烽，2014，〈進擊的帝國，覺醒的香港〉，《新社會政策》，3:4-12。Hong, Ho-fung. 2014. “Jinji de diguo, juexing de xianggang” [The Attacking Empire, the Awakening Hong Kong]. *New Society for Taiwan*, 3:4-12.
- 史坦·林根，2016，《完美獨裁：廿一世紀的中國》，香港：香港大學。Ringen, Stein. 2016. *Wanmei ducai: nianyi shiji de zhongguo*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立場新聞，2019，〈「830大搜捕」法庭檢控主任會發信，轟警方公然說謊，損司法制度〉，<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830-%E5%A4%A7%E6%90%9C%E6%8D%95-%E6%B3%95%E5%BA%AD%E6%AA%A2%E6%8E%A7%E4%B8%BB%E4%BB%BB%E6%9C%83%E7%99%BC%E4%BF%A1-%E8%BD%9F%E8%AD%A6%E6%96%B9%E5%85%AC%E7%84%B6%E8%AA%AA%E8%AC%8A-%E6%90%8D%E5%8F%B8%E6%B3%95%E5%88%B6%E5%BA%A6>，查閱時間：2020/11/22。Stand News. 2019. “‘830 dasoubu’ fating jiankong zhuren hui faxin, hong jingfang gongran shuohuang, sun sifa zhidu” [“830 Big Manhunt” The Court Prosecutor Association Issued a Letter Condemning the Police for Lying Blatantly and Damaging the Judicial System].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立場新聞，2020a，〈不滿醫護醞釀罷工，屈穎妍：逃兵要處決，光頭警長：希望他們感染冠狀病毒〉，<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8%8D%E6%BB%BF%E9%86%AB%E8%AD%B7%E9%86%96%E9%87%80%E7%BD%B7%E5%B7%A5-%E5%B1%88%E7%A9%8E%E5%A6%8D-%E9%80%83%E5%85%B5%E8%A6%81>

- %E8%99%95%E6%B1%BA-%E5%85%89%E9%A0%AD%E8%AD%A6%E9%95%B7-%E5%B8%8C%E6%9C%9B%E4%BB%96%E5%80%91%E6%84%9F%E6%9F%93%E5%86%A0%E7%8B%80%E7%97%85%E6%AF%92，查閱時間：2020/11/22。Stand News. 2020a. “Buman yihu yunniang bagong, Qu Yingyan: taobing yao chujue, guangtou jingzhang: xiwang tamen ganran guanzhuang bingdu” [Dissatisfied with Medical Personnel Preparing for a Strike. Chris Wat: Deserters Should Be Executed. The Bald Sergeant: Hope They Will Get Infected with Cononaviru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立場新聞，2020b，〈梁君彥欽點陳健波主持內會，陳淑莊：徹底破壞議事規則「歷史會記住梁君彥」〉，<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A2%81%E5%90%9B%E5%BD%A5%E6%AC%BD%E9%BB%9E%E9%99%B3%E5%81%A5%E6%B3%A2%E4%B8%BB%E6%8C%81%E5%85%A7%E6%9C%83-%E9%99%B3%E6%B7%91%E8%8E%8A-%E5%BE%B9%E5%BA%95%E7%A0%B4%E5%A3%9E%E8%AD%B0%E4%BA%8B%E8%A6%8F%E5%89%87-%E6%AD%B7%E5%8F%B2%E6%9C%83%E8%A8%98%E4%BD%8F%E6%A2%81%E5%90%9B%E5%BD%A5>，查閱時間：2020/11/22。Stand News. 2020b. “Liang Junyan qindian Chen Jianbo zhuchi neihui, Chen Shuzhuang: chedi pohuai yishi guize, ‘lishi hui jizhu Liang Junyan’ ” [Andrew Leung Designated Chan Kin-por to Chair the Meeting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use Committee, Tanya Chan: Completely Undermine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rew Leung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明報，2012，〈攔指引，國教科名存實亡〉，<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article?issue=20121009&nodeid=1508231128551>，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12. “Ge zhiyin, guojiaoke mingcun shiwang” [The Curriculum Guide Was Shelved, National Education Exists in Name Only].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明報，2019a，〈「逃犯條例·831九龍」警太子站闖列車噴胡椒棍毆市民，港鐵5線列車暫停〉，<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190831/s00001/156725538758/%E3%80%90%E9%80%83%E7%8A%AF%E6%A2%9D%E4%BE%8B-831%E4%B9%9D%E9%BE%8D%E3%80%91%E8%AD%A6%E5%A4%A%E5%AD%90%E7%AB%99%E9%97%96%E5%88%97%E8%BB%8A%E5%99%B4%E8%83%A1%E6%A4%92%E6%A3%8D%E6%AF%86%E5%B8%82%E6%B0%91-%E6%B8%AF%E9%90%B55%E7%B7%9A%E5%88%97%E8%BB%8A%E6%9A%AB%E5%81%9C>，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19a. “‘Taofan tiaoli • 831 Jiulong’

jing taizizhan chuang lieche pen hujiao gunou shimin, gangtie 5 xian lieche zhaning” [“Extradition Ordinance • 831 Kowloon” The Police Broke into the MTR Trains at Prince Edward Station, Using Pepper Spray Against Citizens and Assault Them by Baton, 5 MTR Lines Suspended Service].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明報，2019b，〈「逃犯條例遊行」警：最高峰33.8萬人，民陣：接近200萬〉，<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190616/s00001/1560684839194/%E3%80%90%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9%81%8A%E8%A1%8C%E3%80%91%E8%AD%A6-%E6%9C%80%E9%AB%98%E5%B3%B033-8%E8%90%AC%E-4%BA%BA%E9%81%8A%E8%A1%8C-%E6%B0%91%E9%99%A3-%E6%8E%A5%E8%BF%91200%E8%90%AC>，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19b. “‘Taofan tiaoli youxing’ Jing: zuigaofeng 33.8 wanren, minzhen: jiejin 200 wan” [“Protest Rally Against the Extradition Ordinance” Police: 338k People at Peak,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Nearly 2 Mill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明報，2020a，〈「武漢肺炎」林鄭拒全面封關，稱世衛促勿採取助長歧視行動〉，<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131/s00001/1580465375503/%E3%80%90%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3%80%91%E6%9E%97%E9%84%AD%E6%8B%92%E5%85%A8%E9%9D%A2%E5%B0%81%E9%97%9C-%E7%A8%B1%E4%B8%96%E8%A1%9B%E4%BF%83%E5%8B%BF%E6%8E%A1%E5%8F%96%E5%8A%A9%E9%95%B7%E6%AD%A7%E8%A6%96%E8%A1%8C%E5%8B%95>，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20a. “‘Wuhan feiyan’ Lin Zheng ju quanmian fengguan, cheng Shiwei cu wu caiqu zhuzhang qishi xingdong” [“Wuhan Coronavirus” Carrie Lam Refused Complete Closure of the Boundary Control Points, Saying WHO Urged Not to Take Any Action That Would Encourage Discrimina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明報，2020b，〈DSE歷史科爭議試題取消，教聯會支持，教協表極度遺憾〉，<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522/s00001/1590149090638/dse%E6%AD%B7%E5%8F%B2%E7%A7%91%E7%88%AD%E8%AD%B0%E8%A9%A6%E9%A1%8C%E5%8F%96%E6%B6%88-%E6%95%99%E8%81%AF%E6%9C%83%E6%94%AF%E6%8C%81-%E6%95%99%E5%8D%94%E8%A1%A8%E6%A5%B5%E5%BA%A6%E9%81%BA%E6%86%BE>，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20b. “DSE lishike zhengyi shiti quxiao, jiaolianhui zhichi,

jiaoxie biao jidu yihan” [The Controversial DSE History Exam Question Was Cancelled,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Support,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Express Extreme Regret].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明報，2020c 〈副處長請辭，港臺3高層將離任，工會：陳敏娟壓力不足外人道，梁家榮無意續約〉，<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00612/s00001/1591900963679/%E5%89%AF%E8%99%95%E9%95%B7%E8%AB%8B%E8%BE%AD-%E6%B8%AF%E5%8F%B03%E9%AB%98%E5%B1%A4%E5%B0%87%E9%9B%A2%E4%BB%BB-%E5%B7%A5%E6%9C%83-%E9%99%B3%E6%95%8F%E5%A8%9F%E5%A3%93%E5%8A%9B%E4%B8%8D%E8%B6%B3%E5%A4%96%E4%BA%BA%E9%81%93-%E6%A2%81%E5%AE%B6%E6%A6%AE%E7%84%A1%E6%84%8F%E7%BA%8C%E7%B4%84>，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20c. “Fuchuzhang qingci, gangtai 3 gaoceng jiang liren, gonghui: Chen Minjuan yali buzu wairendao, Liang Jiarong wuyi xuyue” [Deputy Director Resigned, 3 Senior Personnel Will Leave, Trade Union: The Pressure Kirindi Chan Faced Has Nothing to Write Home About, Leung Ka-wing: No Intention to Renew for Another Term].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明報，2020d，〈再出發大聯盟明成立，公布逾千發起人名單〉，<https://news.mingpao.com/p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504/s00002/1588531428313/%E5%86%8D%E5%87%BA%E7%99%BC%E5%A4%A7%E8%81%AF%E7%9B%9F%E6%98%8E%E6%88%90%E7%AB%8B-%E5%85%AC%E5%B8%83%E9%80%BE%E5%8D%83%E7%99%BC%E8%B5%B7%E4%BA%BA%E5%90%8D%E5%96%AE>，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20d. “Zai chufa dalianmeng ming chengli, gongbu yuqian faqiren mingdan” [Hong Kong Coali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Tomorrow, Announcing the List of More than 1000 Sponsor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明報，2020e，〈中聯辦稱兩辦不受基本法22條所限，港府：中聯辦須遵守基本法及香港法律〉，<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00418/s00001/1587208590463/%E4%B8%AD%E8%81%AF%E8%BE%A6%E7%A8%B1%E5%85%A9%E8%BE%A6%E4%B8%8D%E5%8F%97%E5%9F%BA%E6%9C%AC%E6%B3%9522%E6%A2%9D%E6%89%80%E9%99%90-%E6%B8%AF%E5%BA%9C-%E4%B8%AD%E8%81%AF%E8%BE%A6%E9%A0%88%E9%81%B5%E5%AE%88%E5%9F%BA%E6%9C%AC%E6%B3%95%E5%8F%8A%E9%A6%99%E6%B8%AF%E6%B3%95%E5%BE%8B>，查閱時間：2020/11/22。Ming Pao. 2020e. “Zhonglianban

cheng liangban bushou jibenfa 22 tiao suoxian, gangfu: zhonglianban xu zunshou jibenfa ji xianggang falu”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Claimed That They and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are Not Subject to Article 22 of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Liaison Office Must Abide by the Basic Law and the Laws of Hong Kong].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東方日報，2020，〈港區國安法：駐港國安公署辦公樓開幕啓用〉，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708/bkn-20200708063537930-0708_00822_001.html，查閱時間：2020/11/22。Oriental Daily News. 2020. “Gangqu guofanfa: zhugang guoan gongshu bangonglou kaimu qiyong” [HKSAR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Building of the Offic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Was Opened].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林祖偉，2020，〈香港電臺《頭條新聞》爭議：言論自由被削弱的擔憂〉，<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796294>，查閱時間：2020/11/22。Lam, Cho-wai. 2020. “Xianggang diantai *Toutiao xinwen* zhengyi: yanlun ziyou bei xueruo de danyou” [The Controversy over Radio Hong Kong’s *Headliner*: Concern About Weakening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威廉·道布森，2014，〈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臺灣：左岸文化。
Dobson, William, J. 2012. *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 New York: Anchor Books.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198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jd2.htm>，查閱時間：2020/11/22。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1984.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engfu he dabuliedian ji beiaierlan lianhe wangguo zhengfu guanyu xiangang wenti de lianhe shengming”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星島日報，2017 〈「特首選戰」胡國興：提出就基本法22條立法，是管中央駐港機構〉，<https://hk.news.yahoo.com/%E7%89%B9%E9%A6%96%E9%81%B8%E6%88%B0-%E8%83%A1%E5%9C%8B%E8%88%88-%E6%8F%90%E5%87%BA%E5%B0%B1%E5%9F%BA%E6%9C%AC%E6%B3%9522%E6%A2%9D%E7%AB%8B%E6%B3%95-%E6%98%AF%E7%AE%A1%E4%B8%AD%E5%A4%AE%E9%A7%90%E6%B8%AF%E6%A9%9F%E6%A7%8B-125700551.html>，查閱時間：2020/11/22。Sing

Tao Daily. 2017. “‘Teshou xuanzhan’ Hu Guoxing: tichu jiu jibenfa 22 tiao lifa, shi guan zhongyang zhugang jigou” [“Chief Executive’s Election” Woo Kwok-hing: Proposing Legislation for Article 22 of the Basic Law Is to Govern Offices Set up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01, 2019a, 〈「逃犯條例」田北辰：僅撤回修例太遲，有必要獨立調查警、示威者〉，<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371470/%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7%94%B0%E5%8C%97%E8%BE%B0-%E5%83%85%E6%92%A4%E5%9B%9E%E4%BF%AE%E4%BE%8B%E5%A4%AA%E9%81%B2-%E6%9C%89%E5%BF%85%E8%A6%81%E7%8D%A8%E7%AB%8B%E8%AA%BF%E6%9F%A5%E8%AD%A6-%E7%A4%BA%E5%A8%81%E8%80%85>，查閱時間：2020/11/22。HK01. 2019a. “‘Taofantiaoli’ Tian Beichen: jin chehui xiuli taichi, you biyao duli diaocha jing, shiweizhe” [“Extradition Ordinance” Michael Tien: It is Too Late Merely to Withdraw the Amend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ice and the Protester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01, 2019b, 〈「旺角遊行」警員佐級協會發聲明譴責，形容示威者「與蟑螂無異」〉，<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59926/%E6%97%BA%E8%A7%92%E9%81%8A%E8%A1%8C-%E8%AD%A6%E5%93%A1%E4%BD%90%E7%B4%9A%E5%8D%94%E6%9C%83%E7%99%BC%E8%81%B2%E6%98%8E%E8%AD%B4%E8%B2%AC-%E5%BD%A2%E5%AE%B9%E7%A4%BA%E5%A8%81%E8%80%85-%E8%88%87%E8%9F%91%E8%9E%82%E7%84%A1%E7%95%B0>，查閱時間：2020/11/22。HK01. 2019b. “‘Wangjiao youxing’ jingyuan zuoji xiehui fa shengming qianze, xingrong shiweizhe ‘yu zhanglang wuyi’” [“Mong Kok Protest Rally” The Junior Police Officers’ Association Issued a Statement Condemning the Protestors as ‘No Different from Cockroache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01, 2020, 〈「逃犯條例」爆眼教師楊子俊不獲女拔續約，提早辭任通識科教師〉，<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487860/%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7%88%86%E7%9C%BC%E6%95%99%E5%B8%AB%E6%A5%8A%E5%AD%90%E4%BF%8A%E4%B8%8D%E7%8D%B2%E5%A5%B3%E6%8B%94%E7%BA%8C%E7%B4%84-%E6%8F%90%E6%97%A9%E8%BE%AD%E4%BB%BB%E9%80%9A%E8%AD%98%E7%A7%91%E6%95%99%E5%B8%AB>，查閱時間：2020/11/22。HK01. 2020. “‘Taofantiaoli’

baoyan jiaoshi Yang Zijun buhuo nuba xuyue, tizao ciren tongshike jiaoshi” [“Extradition Ordinance” Raymond Yeung, the Teacher with His Eye Burst Got his Employment with Diocesan Girl’s School Not Renewed, Tendering Early Resignation as the Teacher of Liberal Studie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08，〈《港大民意網站》今日發放市民對自我身分認同的最新調查結果〉，<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579.html>，查閱時間：2020/11/22。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Gangda minyi wangzhan jinri fangfang shimin dui ziwo shenfen rentong de zuixin diaocha jieguo” [HKU POP SITE Releases the Latest Findings of People’s Ethnic Identity].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2a，〈法律政策專員致辭全文〉，<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2/23/1223151.htm>，查閱時間：2020/11/22。HKSAR Government. 2002a. “Falu zhengce zhuan yuan zhici quanwen” [The Full Speech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2b，〈政府闡釋叛國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1/12/1112254.htm>，查閱時間：2020/11/22。HKSAR Government. 2002b. “Zhengfu chanshi panguo zui” [The Government Explains the Treas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3a，〈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https://www.basiclaw23.gov.hk/chinese/index.htm>，查閱時間：2020/11/22。HKSAR Government. 2003a. Shishi jibenfa di ershisan tiao [Proposals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3b，〈董建華宣布撤回第二十三條立法〉，<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brandhk/0905014.htm>，查閱時間：2020/11/22。HKSAR Government. 2003b. “Dong Jianhua xuanbu chehui di ershisan tiao lifa” [Tung Chee-hwa Announced the Withdrawal of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1998，〈《法律適應化修改（釋義條文）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紀要（CB2/BC/12/97）〉，<https://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bc/bc62/minutes/bc622103.htm>，查閱時間：2020/11/22。HKSAR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1998. “Falu shiyinghua xiugai (shiyi tiaowen) tiaoli caoan weiyuanhui huiyi jiyao (CB2/BC/12/97)” [Minute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Interpretative Provisions) Bill (CB2/BC/12/97)].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http://www.fmccprc.gov.hk/chn/xwdt/gsxw/t1163818.htm>，查閱時間：2020/11/22。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2014. “Yiguo liangzhi’ zai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de shijian [The Practice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基本法，1982，〈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text/index.html>，查閱時間：2020/11/22。The Basic Law. 1982.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jibenfa”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張建宗，2019，〈沉著應對，重建互信，走出逆境〉，<https://www.cso.gov.hk/chi/blog/blog20191229.htm>，查閱時間：2020/11/22。Cheung, Matthew. 2019. “Chenzhe yingdui, chongjian huxin, zouchu nijing” [Keep Cool and Collected, Rebuild Mutual Trust, Bravely Face up to Adversity]. (29 December).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眾新聞，2020，〈「721 999無人聽」警：當晚有人別有用心癱瘓999熱線，警隊服務達標率不計721〉，<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7726/721%E5%85%83%E6%9C%97%E6%81%90%E8%A5%B2-%E5%85%83%E6%9C%97%E7%99%BD%E8%A1%A3%E4%BA%BA-%E8%AD%A6%E9%BB%91%E5%90%88%E4%BD%9C-27753/%E3%80%90721-999%E7%84%A1%E4%BA%BA%E8%81%BD%E3%80%91%E8%AD%A6%EF%BC%9A%E7%95%B6%E6%99%9A%E6%9C%89%E4%BA%BA%E5%88%A5%E6%9C%89%E7%94%A8%E5%BF%83%E7%99%B1%E7%98%93999%E7%86%B1%E7%B7%9A-%E8%AD%A6%E9%9A%8A%E6%9C%8D%E5%8B%99%E9%81%94%E6%A8%99%E7%8E%87%E4%B8%8D%E8%A8%88721->，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Citizen News. 2020. “721 999 wurenting’ Jing: dangwan youren bieyou yongxin tanhuan 999 rexian, jingdui fuwu dabiaolu buji 721” [“721 999 Answered by No One” Police: Someone Who Had an Axe to Grind Paralyzed the 999 Hotline That Evening, the Target Rates of Police Service Did Not Include 721].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許章潤，2018，〈自由主義的五場戰役，兼論啓動第四波「改革開放」〉，<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221-opinion-xuzhangrun-five-wars-liberalism>，查閱時間：2020/11/22。Xu, Zhang-run. 2018. “Ziyou zhuyi de wuchang zhanyi, jianlun qidong

disibo ‘gaige kaifang’” [The Five Battles of Liberalism, and on the Launch of the Fourth Wav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提摩希·史奈德，2019，《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臺灣：聯經。Snyder, Timothy. 2017. *Baozheng: zhangkong guanjian niandai de ducai fengchao, dongxi shidai zhi de 20 tangke*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 Linking Publishing.

新華社，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查閱時間：2020/11/22。Xinhuanet. 2018.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f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新華網，2020，《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5/a1d3e4ecb39e40cab6edeb2a62d02b73.shtml>，查閱時間：2020/11/22。Xinhuanet. 2020.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guanyu jianli jianquan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wei hu guojia anquan de falu zhidu he zhixing jizhi de jueding”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cision on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葉兆輝、黃朗軒、閉清瑜，2020，〈拆解18區議會選舉的票源變化和啓示〉，<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0619/s00022/1592492263350/%E6%8B%86%E8%A7%A318%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E7%9A%84%E7%A5%A8%E6%BA%90%E8%AE%8A%E5%8C%96%E5%92%8C%E5%95%9F%E7%A4%BA%EF%BC%88%E6%96%87-%E8%91%89%E5%85%86%E8%BC%9D-%E9%BB%83%E6%9C%97%E8%BB%92-%E9%96%89%E6%B8%85%E7%91%9C%EF%BC%89>，查閱時間：2020/11/22。Yip, Paul, Long-hin Wong, and Ching-yu Pai. 2020. “Caijie 18 quyihui xuanju de piaoyuan bianhua he qishi” [Finding a Clue to the Change in the Source of Votes and Its Revela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電子版香港法例，1997，〈官方機密條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21!zh-Hant-HK?INDEX_CS=N，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e-Legislation. 1997. “Guanfang jimi tiaoli” [Official Secrets Ordinance].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電子版香港法例，2017a，〈刑事罪行條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00!zh-Hant-HK?INDEX_CS=N，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e-Legislation.

- 2017a. Xingshi zuixing tiaoli [Crimes Ordinance].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電子版香港法例，2017b，〈釋義及通則條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zh-Hant-HK?INDEX_CS=N，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e-Legislation.
- 2017b. “Shiyi ji tongze tiaoli”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電子版香港法例，2018，〈社團條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51!zh-Hant-HK?INDEX_CS=N，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e-Legislation. 2018. Shetuan tiaoli [Societies Ordinance].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電子版香港法例，2020a，〈憲制類及其他文件〉，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index/chapternumber/others?START_ENTRIES=Y&p0=1&TYPE=1&TYPE=2&TYPE=3&LANGUAGE=C，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e-Legislation. 2020a. “Xianzhilei ji qita wenjian” [Constitutional and Other Instruments].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電子版香港法例，2020b，〈《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406>，查閱時間：2020/11/22。Hong Kong e-Legislation. 2020b.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weihu guojia anquanfa”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黎蝸藤，2019，〈「黃色經濟圈」撕裂香港〉，<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191216/s00022/1576418566786/%e3%80%8c%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8%e3%80%8d%e6%92%95%e8%a3%82%e9%a6%99%e6%b8%af%ef%bc%88%e6%96%87-%e9%bb-%8e%e8%9d%b8%e8%97%a4%ef%bc%89>，查閱時間：2020/11/22。Lai, Wo-tang. 2019. “Huangse jingjiquan’ silie Xianggang” [The ‘Yellow Economic Circle’ Intensifies Dissension in Hong Kong].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鍾士元，2001，〈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Chung, Sze-yuen. 2001. *Xianggang huigui licheng: Zhong Shiyuan huiyilu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Memoirs of Sze-yuen Chu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轉角國際，2019，〈香港最黑暗的一夜：元朗「白衣黑幫」無差別行兇，1市民命危〉，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943425，查閱時間：2020/11/22。udn Global. 2019. “Xianggang zui heian de yiye: yuanlang ‘baiyiheibang’ wuchabie xingxiong, 1 shimin mingwei” [The Darkest Night of Hong Kong: Yuen Long’s “White Gangsters” Launched Indiscriminate Assault Against Citizens, with One in Critical Condi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蘋果日報，2019，〈「逆權運動」國泰向民航局跪低！涉暴動案副機師遭停飛，再炒2員工〉，<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190810/GYMQ5JKKIGKY2INTW2IAVLMYWA>，查閱時間：2020/11/22。Apple Daily. 2019. “‘Niquan yundong’ guotai xiang minhangju guidi! She baodongan fujishi zao tingfei, zai chao 2 yuangong” [“Adverse Power Movement” Cathay Pacific Knelt down to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The Deputy Pilot in Riot Case Was Grounded, with Two More Staff Fired]. (Accessed on November 22, 2020).
- Fung, Anthony Y.H., and Chi Kit Chan. 2017. “Post-Handover Identity: Contested Cultural Bonding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4):395-412.
- Hepburn, Eve. 2014. “Forging Autonomy in a Unitary State: The Åland Islands in Finlan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2 (4-5):468-487.
- Joenniemi, Pertti. 2014. “The Åland Islands: Neither Local Nor Fully Sovereig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9 (1):80-97.
- League of Nations. 1921. “Convention Related to the Non-Fortification and Neutralization of the Åland Islands.”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FI%20SE_211020_Convention%20Relating%20to%20the%20Non-Fortification%20and%20Neutralisation%20of%20the%20Åland%20Islands.pdf. (November 12, 2020).
- National Archives, The. 1992.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on Hong Kong (FCO 40/3624).” <https://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details/r/C16824322>. (November 12, 2020).
- Silverström, Sören. 2008. “The Competence of Autonomous Ent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Åland Islan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15 (2-3):259-271.
- Veg, Sebastian. 2017. “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230:323-347.